

震撼心灵书系

行乞日记

主编 高连营

李金凤

曾经的伤害拉长了我们心间的距离。

那距离很长，很长，

就像一颗星和另一颗星，

看上去近在咫尺，相隔，

也许却是一光年的距离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行乞日记

——
震撼心灵书系

主 高 连 营
编 李 金 凤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震撼心灵书系/高连营、李金凤主编.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6.5

ISBN 7-204-08332-6

I.震… II.①高…②李… III.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0911 号

震撼心灵书系

高连营、李金凤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-4971975

发行电话:010-87713181

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40

字数:3500 千字 印数:1-5000

ISBN 7-204-08332-6/I·1753

(全 20 册)总定价:59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·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

前 言

本套书是专为学生和青少年精心编写的阅读材料，做为震撼心灵系列，文章语言精辟，哲理颇多，能让读者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，加深理解和体验，有所感悟和思考。逐步培养读者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，提高作文及对事物理解能力，是一套适应于个性时代青少年较为理想的读物。





行乞日记

公鸡老大	3
风	12
一光年的距离	19
生活班委	21
爷爷留下的幸福	29
进 城	31
针尖上的站立	40
两 道 杠	42
小鱼对河床的成全	50
巴特尔爷爷讲童年	52
伤 疤 情 结	60
熄 灭	63
雨 伞	72
白石榴花	73
被欺骗也是一种快乐	79
枣儿刚红圈儿	80
五瓣丁香花	85
我有个好爸爸	87
一个女孩的内心独白	101
牛角墨斗	103
奇 猎 记	110
画 春 记	118
还 债	128
新 伙 伴	129
不体贴的父亲	138
红 枣 儿	140
人生的温度	148



SEE YOU	149
最后的善良	159
大肚子蝥蛄	161
希望是一只美丽的风车	169
鹰嘴崖	170
苦 牛	176
伞下 我看到太阳的颜色	210
草 莓	213

♥
行
乞
日
记
♥



公鸡老大

“公鸡”是我们这一群的“老大”，我们四个——“大眼李”、“蟋蟀”、十岁的“小毛头”，加上起先被叫做“木瓜”、后来外号“铁头”的我，都是他的小兄弟。

一九四七年初夏，那正是大人们一提起就要叹气的“戡乱时期”，烧饼今天卖三万元一个，明天就会涨到五万元。西湖边要饭的孩子，比冬天雪地里找食的麻雀还要多，人们到杭州这“天堂”里来游玩，还没有望见三面青山和一湖绿水，就先看到了我们这些“伸手大将军”，一群群跟在阔气的游客后面伸出手叫：“老板，做做好事，布施一点吧！”

老板们虽然都喜欢用手杖“做好事”，可是只要你躲得快，不远近地盯过两两根电线杆，他也会狠狠地掏出钱包，拣张零票丢在地上。最叫人气恨的还是警察，他们为了讨好有钱人，常常挥舞着警棍从后面赶过来，趁你不防备，劈头盖脑一顿乱打。

这样，所有的流浪儿就只好结成一珊珊一群来对付他们了。大家金钩银钩，发誓“有难同当，有福共享”，推出年龄最大的一个当“老大”，大家都服从他。就算还是孩子帮孩子，比起独个儿挨打来总好得多了。

我们的“公鸡”真像个大哥哥。他虽然一只脚被汽车轧坏过，走起路来一跔一跔，可是只要一听见我们呼救，就大大地划舞着两条胳膊，配合那条好腿拼命向前跳，像一只真正的大公鸡一样拍打

着翅膀猛扑过来。——他几乎叫得出湖滨一带所有警察的绰号：“麻皮精”、“独眼龙”、“酒鬼”、“酸枣儿”……一看见他们中的一个提着棍子走过来，就一踉一跄地跟在后面叫：“当心！‘麻皮精’来了！”或者：“大家快逃呀！‘酒鬼’要发酒疯了！”

行人见了都蒙住嘴笑，警察们把他恨得要死，可是他们很少能抓住他，因为他身边就是通向菜场的弄堂，他们却不能离开自己巡岗的大街——湖滨路。

二

我们要想不饿肚子，也离不开这条湖滨路。

因为每一个流浪儿都知道市区里的店，十家倒有九家在“不顾血本大拍卖”。你一走近去，掌柜的就瞪着血红的眼睛喊：“过一家，过一家，老子自己都快要讨饭了！”

只有这湖滨路，南头开着许多酒楼菜馆，从早到晚挤满了胖得流油的官儿和阔佬。那儿警察虽然把守得挺严，可是中间一段因为有个游船码头，阔客们酒醉饭饱后，都要在这里下船。所以“公鸡”和警察捉一会儿迷藏后，仍旧要带着我们慢慢地靠近来……

于是后来一事情就发生了。

这一天，忽然传说一批大官儿要来游湖，警察狗颠屁股似地赶来赶去“整顿市容”，踢翻小贩摆在路边的摊子，一看见流浪儿就追上来一棍子。

我成为“伸手大将军”还没有多少时候，被这副凶劲儿吓得躲在电线杆后面不敢露头。

“公鸡”一踉一跄地过来，看见了我就叫起来：“木瓜，你怕什么呀！有我在这里呢！快上去……”

他说着一踉一跄地向前走，机灵地向四周看着，忽然伏下身子，呼地跳过人行道边的低栅栏，钻进了靠近码头的一张石桌子下面。我也跟着他钻了进去，看见“大眼李”也在里面。附近灌木丛中、老柳树背后、亭子角落里……一团团地蜷缩着许多蓬头赤脚的孩子。

“大眼李”正睁圆了两只一大一小的眼睛，紧张地瞪着船码头，看见了我们，开心地说：

“马上就有许多大官儿要过来了，我听见‘麻皮精’告诉‘酒鬼’的……哎，来了来了！快上去！”

“当心！”“公鸡”在后面警告。可是“大眼李”已经钻出石桌，像泥鳅一样溜到前面树丛里，我也大着胆子跟了过去。

几个酒馆跑堂模样的人，挑着食盒经过我们面前，走下石级，在游艇小圆桌上铺开白布，摆出酒菜果品，码头边立刻弥漫着诱人的香气。

“大眼李”哧哧地吸着鼻子说：“宝！这样多的菜，他们哪里吃得光呢！说不定都会倒进西湖里去喂鱼，我要是能变成一条鱼就好了。”

几个大官儿带着一群女人招摇摆摆地过来了，我们和所有的流浪儿一样，“呼”一下从躲藏的地方冲出去，围住他们伸出手乱叫：“先生，饿死了呀！做做好事吧！”

官儿们躲闪着，气恼地喝叱着，把跟随的人吓坏了，一面驱赶，一面厉声喊叫警察。

“麻皮精”像疯子似地直扑过来，流浪儿们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四散奔逃。我跑得慢了一步，背上“梆”地挨了一棍，痛得缩紧身子大哭起来。“公鸡”一阵狂跳，刚好赶到，扑在我身上，替我承受住落下来的第二棍，跟着用那条好腿向后猛一蹬，把“麻皮精”蹬得倒退了好几步。

“麻皮精”暴怒了，瞪大了布满红丝的眼睛再一次扑过来，可是“公鸡”已经拖起我，飞快地穿过马路，逃到了对面人行道上。

“麻皮精”远远地用警棍指着威胁道：“小瘪三，你当心点！……”

“公鸡”跳着脚骂：“狗烂麻皮，老子怕你么！你要拍马屁，把我们当砖头踏吗！”又悲愤地教训我：“你就这样让他打吗？木瓜！打不过，咬也要咬他一口，我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呀！”接着责怪“大眼李”道：“你就只顾自己逃，把弟兄也丢下了……”

“大眼李”刚从惊慌中定下神来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吓坏了，忘记了

……”

“公鸡”不许我们再在游船码头边转了。叫“大眼李”去追着黄包车乞讨，叫我去找“蟋蟀”，在旅馆门口求告。可是经过刚才这场风波，“麻皮精”指挥手下警察，加倍凶狠地追逐流浪儿，弄得我们东逃西躲，没有一个地方落脚。到了下午三四点钟，大家聚坐在远处湖岸边时，还都一个个空着肚子。

“大眼李”第一个哭起来。他跑丢了一只鞋子不算，后来又被警察打了一顿，半边脸可怕地肿了起来。

“我们不过是讨点饭，也要这样追来追去打？”他伤心地抽泣着，“说不定又要饿一夜，这样做人，还是死掉好……”

“不要哭，兄弟。”“公鸡”安慰他说，“哭是没有用的。我挨过的拳头棍子，比你的眼泪还要多，也照样活下来了。有一次，警察把我的讨饭罐子一脚踢到马路中间，我奔过去拾，刚好一辆小汽车开过来，喀嚓！把我一只脚轧扁了。我疼得死去活来，在马路上爬过来滚过去，心里想，这次一定要死了。结果呢！阎王老子不收，爬了几个月，又慢慢好起来。你看是不是？只要咬紧牙关，总能活得下去……”

大家都不说话了，紧紧偎依着他，“蟋蟀”不声不响地沿着湖岸爬下去，站到露出水面的木桩上，俯下脑袋咕咚咕咚喝起湖水来。“小毛头”也用尖尖的牙齿啃着一段拾来的甘蔗梢头，细瘦的脖子一伸一伸的……

“公鸡”的眼睛里直冒火星，他站起来，看看湖滨路南头，扯起嗓子喊道：“大家不要怕，跟我到儿子们开的店去找东西呀！”

三

“公鸡”说的“儿子们开的店”，就是湖滨路南头的那些酒楼菜馆，什么“一品香”啦，“杏花村”啦，“望湖楼”啦……隔十几步就是一家，老远就能听得见锅勺杯盘的响声，我们还没有到门口，肚子都咕咕地叫起来了。

可是在那儿的路口站着“酒鬼”，他神气地踱来踱去，驱赶着小

贩和闲人，还不时地扯扯自己皱巴巴的黑制服。

“公鸡”来想办法了，他站在不远处嘻笑着喊：“酒鬼，你的口水也掉下来了，我看到的，亮晶晶一条一条……哈哈，你也像我们一样，只好站着闻气味呢！……”

“酒鬼”被激怒了，扬起棍子追过来，“公鸡”转身就逃，我们趁机呼一下溜过去，冲进里面散开了……

现在，夜里会不会挨饿，全得看自己机灵不机灵了。我提着小铁罐，把脸贴在“杏花村”的大玻璃门上，像猫儿盯着水里游的鱼一样，盯着里面大圆桌上的盆盆碗碗看，单等阔佬们离开桌子，就钻进去倒些“回烱儿”来充饥。

忽然，我的脖子被一只大手从背后抓住了。我惊慌地回过去，看见一双鼓出的眼睛和一张可怕的大麻脸，我拼命挣扎叫喊，被他一抡一甩，跌倒在路边停着的小汽车边，小铁罐也当唧唧地滚进汽车底下。我大哭着爬起来去拾，又被他夹脖子一把提起，“梆梆”一连三四棍，打得头上鲜血直冒。

我一看到血，就不要命了，几次挨打积下的仇恨都一起迸发出来，冲上去用指甲抓，用牙齿咬，用头撞……

“公鸡”看见了赶过来，连眼睛都红了。他跳儿跳憋足了劲，大叫着：“老子们不是好欺侮的！”一头撞在“麻皮精”身上，把他死死地顶在汽车门上。

“麻皮精”发了急，用警棍擂鼓一样敲着他黑瘦的背脊，“梆梆梆”，发出一阵可怕的响声。

“小毛头”在一边吓得嚎啕大哭，声音响彻了半条马路。

行人拥过来：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……

“公鸡”趁势滚倒在地，抱住“麻皮精”的腿喊叫道：“警察打人，打死人了！”

人越聚越多，围住了“麻皮精”。一个穿学生制服的青年人指着他的鼻子大声问：“他们犯了什么罪？打得这样厉害！你们还讲不讲理？”

一个老奶奶颤巍巍地说：“可怜呀！一个是残废，一个还这样小。你们真的比日本鬼子还凶呢！”

“找他的上司评理去!”有人怒吼着。

“麻皮精”的脸都发青了。他的腿被“公鸡”紧紧抱住,不能挪动,结结巴巴地分辩:“他们破,破坏戡乱,危害民国……”

“放屁!危害民国!难道讨点饭也危害了你们的民国?”人们更加愤激了。

人越围越多,塞住了大半条湖滨路。有人替我擦去血,从附近地方讨来纱布,替我包扎伤口。当他们知道我是因为爸爸被抓了壮丁,才流浪到西湖边来要饭;而“公鸡”在抗战中就失去了父母,几乎是靠着乞食长大的以后,都痛骂起国民党来,有的往我怀里塞烧饼、馒头,有的给我们钞票……

警察们急坏了,满头大汗地在外围驱赶人,有的拼命往圈子里挤。一会儿,连臂上套黄箍箍的宪兵也出现了。有人好心地劝告我们:“小弟弟,快走吧!再不走要吃亏了。”

可是不知怎么一来,警察忽然丢下这里,慌慌张张地往英士街口跑。从那儿传来刺耳的警笛声。人们像潮水似地退下去,把我们裹到了人行道上。所有的小汽车都掉转头,屁股里冒着烟溜走了。只剩下“麻皮精”目瞪口呆地站在路中间。

湖滨路上出现了一支学生游行队伍,十几个人一排,臂挽着臂,举着小旗子,黑压压地由北往南移动过来。

“反内战!反饥饿!反迫害!”

“要民主!要自由!要吃饭!”

口号声震得树上的叶子簌簌往下掉,“麻皮精”吓得转身就逃,两边观看游行的人都哈哈大笑。

游行队伍经过英士街口时,又唱起歌来:

团结就是力量!

团结就是力量!

这力量是铁!

这力量是钢!

比铁还硬,比钢还强!

……

路口虽然站满了警察宪兵，却没有一个敢上去阻挡。我呆呆地瞪大了眼睛看着，几乎忘掉了头上的疼痛……

四

这真是我们最快乐的一天了。

我们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同情过，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钱和食物。夜里回到睡觉的地方——菜场后面一个坍塌的门洞里，每个人都饱饱地吃了一顿，又把白天的事情谈了许多。

伙伴们夸奖我打破了头还敢拼命，给我另外取了个外号，叫“铁头”。“公鸡”虽然也被打得不轻，可是却挺开心，他很有味地吸着从地上捡来的香烟屁股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这次‘麻皮精’打人快打到头了，哈哈，拆了这样一个大烂污，弄得许多人都来骂国民党，官儿们一定饶不了他啦！”

“蟋蟀”担忧地说：“他也恨死你了呢！学生游行的时候，他一直在瞪着你，就是不敢扑过来……”

“公鸡”跳了起来：“怕什么？老子是敲不扁的！老子在西湖边讨了这许多年饭，早就看清楚了，你越怕，他们就越凶。大不了一条性命！你们看没看见学生？排了队，齐刷刷走上去，连宪兵都缩进裤裆里去了。”

他说着用那条好腿跳着，信口地唱：“特啦啦啦梆！你打铁，我打钢。特啦啦啦梆！团结的力量，比钢还硬。啦啦啦梆！特特梆！”

“大眼李”也开始转着圈子，像大学生一样喊起口号来：“要吃饭，反反反……”

他这样不怕头晕地转了好久，忽然停住了“游行”，神秘地说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？我们快不用讨饭了。一个大学生说，就要有什么‘解放’来了，那时一切都要变个样。”

“变得怎样呢？”“公鸡”圆睁着眼问。

“阔佬们都去讨饭，我们呢，像阔佬一样坐着船游西湖……”

我们都哈哈大笑。“公鸡”亲热地给了他一个脖拐。

“真的，骗你们不是人。”“大眼李”赌咒了，“后来他们演讲了，我跟了去听的。那个大学生说：‘中央军’天天吃败仗，‘解放’已经打到了什么……江边，就要到杭州来了。我们只要再熬一熬……”

这就不由我们不信了。“公鸡”垂着乱蓬蓬的脑袋沉思地说：“这也许是真的。大学生不会骗人，他们自己也在饿肚子呢！”

这样一来，大家都很兴奋了。“蟋蟀”说“解放”一来，他就要去开一家大饭店，不管是谁饿了都可以来吃，不要一分钱；“大眼李”则说他要先把“麻皮精”杀掉，然后一口气吃下十八根油条，因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。

我连忙郑重地宣布：我要到钱塘江里去开轮船，因为我从小光着屁股在江边木筏上剥柴皮，最喜欢看轮船顶着风浪前进。连“小毛头”也说他还想去读书，因为他的爸爸没有病死以前，他已经读过二年级了……

“公鸡”的样子突然变得很凄凉了，他的眼睛里含着一泡泪水，声音低哑地说：“我呢？我已经瘸了腿，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？也不知道自己是十四岁还是十五岁？只记得爹妈被日本飞机炸死时，还没有‘小毛头’大……不过我也想好好地做个人，不要再讨饭……”

我们都向他爬过去，热烈地邀请他了。我要他住到我们在江边的地棚里去，那时候我爸爸也已经回来了，他可以在我开的轮船里管机器间，因为那是只需坐着干的活儿。“大眼李”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老大”的脚既然不方便，最好和他一起去做鞋匠，他的爸爸活着时教过他鞋匠的手艺，他可以再教给“老大”……

“公鸡”感动地张开胳膊，搂住我们这些小兄弟的脑袋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掉下了一滴晶亮的眼泪……

五

可是“解放”并没有这样快地来到，我们的日子却更难过了。

学生游行以后，湖滨路上出现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，上面站满

♡ *Zhen Han Xin Ling Hu Xi* ♡

了宪兵和戴钢盔的“中央军”，一看见哪里围着圈子，就尖啸着直冲过去……西湖边的游客一天比一天少了。

“麻皮精”更是红了眼睛，看见流浪儿就打。我们逃到东，逃到西，常常整天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。“公鸡”为了我们，和警察厮打的次数也更多了。

终于有一天，“大眼李”忽然吓白了脸地飞跑来报告：“快……警察在抓老大……好几个打他一个……”

我们呼啦呼啦地奔跑至湖滨路南头，看见“公鸡”已经被堵进了一条弄堂，两头都有警察把守着。我们刚一冲，就被他们用乱棍打了回来。

“公鸡”已经像个血人一样了。鲜血顺着他粗硬的头发往下淌，糊住了眼睛，染红了脊背，可是他仍旧凶猛地蹦跳着，想冲出包围圈去。忽然，头一低，向挡住他去路的“麻皮精”直撞，“麻皮精”向旁边一闪，回手“梆”一棍，敲在他后脑勺上。他向前一颠，跳几步站稳了脚，回身大叫道：“老子今天和你拼掉算啦！”可是没有等他再撞回来，几根棍子一齐扫到他那条好腿上。他摇几摇，咕咚倒下了。警察们一拥而上，乒乒乓乓，乱棍齐下，“公鸡”号叫着在地上乱滚乱骂，血从他鼻子里嘴巴里喷涌出来。警察们捉脚的捉脚，抓头发的抓头发，一路往前拖……

“老大！”我们哭喊着追上去。

“麻皮精”回身一脚，踢在我肚子上。我捂着肚子蹲了下去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耳朵边隐约响着“公鸡”悲痛的喊叫声：

“不要管我……你们再……熬一熬，等‘解放’来……”

现在，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几年了，我也真的成了一个江轮司机，两个孩子都已经中学毕业了。可是我每当假日漫步湖滨时，看见被朝霞照射着的花坛，看见中学生们红润的圆脸，总要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“老大”——那在黑暗中拼命挣扎过，又终于被黑暗吞噬(shì)了的“公鸡”，我的眼眶里就不知不觉涌满了泪水……